

涉笔成趣

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楼下庭院,因“小美女”的出现,再度热闹起来。

记得刚来时,“小美女”还是只小橘猫,它五官精致,四肢颇长,颇有九头身美女之风范,故唤它“小美女”。

对于猫族,我一向无感。一般情况下,它们见人就躲,瞬间遁形。即使不躲,也离人远远的,稍一靠近便迅即逃开。叫它唤它,置若罔闻,偶尔抬眼看你,也是一副高冷模样,“小美女”自然也不例外。

时值冬季,大家忽然发现,“小美女”居然当妈了。那天,它带着三只小奶猫出窝,转眼便隐而不见。后来听说小窝已被冻坏,只留下一只表情震惊、花色繁杂的小奶猫。女儿曾特意在它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放上纸箱,估计未能派上用场。

没过多久,神出鬼没的“小美女”身子又沉了。再度见到时,它又带着三只小奶猫出现在楼下庭院。相比上次,这窝小奶猫花色纯粹,两只橘白相间,一只纯白,让人一眼便心生欢喜。

许是汲取了上次的惨痛教训,这次“小美女”一反常态,将三只小奶猫叼到我们单元门口。或许,这是“小美女”在表明态度,允许人类亲近它的孩子们了?

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,“小美女”经常带着它的三只小只出窝,只是后来没有了小白猫踪影。回忆起初看到小白猫时它那柔弱的模样,心中顿时有着不好的联想。心中的万般侧隐,全然转化为对两只小橘猫的爱恋。

从此以后,上下楼的邻居们便开始了投喂,一楼邻居则更上心,喂上了猫粮。因不知猫窝的具体位置,大家就把食物放在庭院一角。

从小喜欢小动物的女儿,也开始网购猫粮。考虑到喂养小奶猫的特殊性,她在网上千甄万选,终于拍下她认为最合适的幼猫粮。因初次喂养,女儿心中忐忑,生怕自己买的幼猫粮不合小奶猫的胃口。每每看到放猫粮的碗空了,她才放下心来。

每天投喂,总有遇上来的时候。一旦靠近,“小美女”便龇牙咧嘴,摆出随时应敌的姿态,把小女吓得不轻。为避免跟“小美女”打上

照面,女儿只好转移投喂点,放上幼猫粮便匆匆离开,把躲猫猫游戏践行到日常行为中,或许在“小美女”看来,这猫粮是从碗中长出出来的吧,否则怎会吃完又有,且源源不断呢。

随着两只小奶猫一天天长大,“小美女”开始淡出我们的视线。偶尔在小区内遇上,也是跟它的男朋友“媒婆痣”(因鼻上长痣而得名)依偎在一起,满脸的闲适悠然。小小年纪便孕育了两窝猫仔的“小美女”,难得见它有放松的时候,这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吧。之前因“小美女”的原因,“媒婆痣”经常过来蹭吃幼猫粮,也算是有福同享了。

记得有次“小美女”从远处经过,嗅到母亲气息的两只小奶猫,撒腿便往母亲的方向飞奔,“小美女”看到后却迅速避开。或许真到了该放手的时候,见到很长一段时间后,我们都没再见到“小美女”。据说,猫妈妈是会给自己的孩子们腾出空间,让它们早日学会独立的。

研究证实,猫咪能听懂自己的名字。于是,女儿将前爪雪白、叫声喵喵的小奶猫取名为“妙妙”,半白半黄的唤它“半半”。

从此,房前屋后、绿化带下、树枝杈丫、窗台墙头,总能见到妙妙和半半的身影。它们形影不离,玩耍嬉戏,把尾巴摇得像雨刷器一样左右摆动,相互拥抱,纠缠打滚,演绎出全武行的架势。平日里,它们舔毛梳理,还时不时地掀起屁股拉伸身子,搭着树干磨爪爪,日子过得十分自在。

为了让妙妙、半半健康成长,女儿除了猫粮,还购买了各类冻干、猫条、罐头等零食,补充着它们的成长所需。等到妙妙、半半长出牙齿,女儿便将“幼猫粮”换为“成猫粮”。

二

小时候,妙妙、半半长得十分相像,唯一的区别是眼睛。妙妙是吊梢眼,承袭了“小美女”的俊俏五官,且胆子较大。半半则长了一双无辜下垂眼,看起来委屈巴巴的,眼神中充斥着各种情绪。三个月大时,它们的性格差异就已显现。有人来时,妙妙只将身子掩藏于台阶下,露出大大的眼睛在“暗中观察”,眼神中写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。而半半呢,总是受惊逃开,或远远地躲在墙角,只将

那颗小猫头探出墙外。论软萌可爱,非动物幼崽莫属。

妙妙是个憨憨,且性格外放讨喜,按时下说法,属“E猫”。半半胆小敏感,又十分慢热,典型的“I猫”性格。女儿说,大家都喜欢妙妙,我可不能“重男轻女”,半半不仅聪明,还是个长相精致的女孩子呢。

经过大半年的喂养,妙妙的尖下巴已然变圆,身子圆滚滚地看不出脖颈所在,坐下时可以将自己盘成一大团肉乎乎的猫饼。女儿说它的眼神中透露出“清澈的愚蠢”,所有的智商全用在吃上。半半依然是瓜子脸,只是双眼不再下垂,长开了反而越发妩媚,但纤细身子也已变得矫健。奔跑跳跃时,身手十分敏捷,足以让人放心。

不记得从哪天起,每每女儿进出时,经常看到妙妙“嗖”地从某个犄角巷里蹿出来,将尾巴竖成了一条直线,围在女儿脚边走“S”或“8”形猫步,蹭裤管,咬鞋带,玩贴贴,有时甚至直立着抱啃大腿,极尽撒娇卖萌之能事。而在旁的半半,在静观学习一段时间后,将妙妙的行为全盘拷贝,再加上它的喂喂娇声,黏人功夫比妙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有时太过激动,两颗猫猫头还能撞到一起。这一切的举动,皆因女儿口袋中有它们爱吃的零食。高冷猫族中,妙妙、半半绝对是另类的存在,颠覆了我对猫族的所有认知。在此过程中,我们终于确认了妙妙是公猫,半半是母猫。

所谓爱屋及乌,妙妙、半半对女儿的依赖延伸到全家人,对我们迎来送往成常态。外出几天回转家门时,正嘀咕着两小只是否会不记得我们,却见妙妙、半前一后向我们奔来,还蹦跳出小狗的步态,雀跃出骏马奔腾之姿。

有段时间,妙妙、半半要是饿了,便会在楼下“喵喵喵喵”地叫唤,有时甚至会跑上三楼。女儿下去喂食时,经常遇上它们在楼道口等候。

那天,我们正在地下室打扫,妙妙、半半听到声响跑进来,还不时伸爪去触碰挥动的扫把。一抬眼,我看到门前端坐着一只像极了妙妙的橘猫。女儿端详之后跟我说,这是“小美女”哟。时隔几个月,“小美女”居然回来了?!

此后的晚餐时间,“小美女”会不定期地出现在地下室,静静

地看着她的儿女们在埋头狂吃。为消除“小美女”的戒心,我们特意拉开一段距离,它才敢小心翼翼地进门,然后慢慢地挪到妙妙、半半身边,偶尔还能吃上掉落在地上的猫粮,姿态甚是卑微。

女儿心生怜悯,特意倒出一份猫粮给“小美女”享用,岂料又让妙妙给抢了先。对于已经变得陌生的亲娘,它自是不肯相让。为了吃,妙妙绝对六亲不认。平日里,妙妙吃完自己这份,还经常要抢半半碗中的。它抢食的手法甚是高明,只需伸出前爪将碗轻轻一拨,半半的饭碗便转到它的跟前来。对于妙妙的霸道行为,半半一向反抗无力,以至于在吃零食时,半半养成了叼上嘴就躲开的习惯。

终于有一天,“小美女”忍无可忍,伸出前爪“喵喵”两下,揍了妙妙揍半半,然后霸气地吃光它们碗中的猫粮,尽显老母亲的威严。这一幕,可把我们给看呆了。被揍后的两小只,先是一脸懵,回过神便满脸委屈地跑到女儿身边寻求庇护。而“小美女”威武之后换来的结果,是三只猫可以同处一室各吃各的,场面还蛮和谐。

天气渐冷,我们动手将纸箱开了个口子,垫上毛巾和保温袋后摆在下室内。怕不够暖和,又网购了柔软的棉质猫窝,只想为两小只打造一个避风挡雨、抵御寒冷的空间。

冬至前夕,寒潮来袭,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。接连两晚,半半都没来就餐,剩下妙妙形单影只。我们冒着寒风在小区内寻找未果,心中甚是担忧,唯恐半半承受不了猫生中的第一个冬天。大冷的天在外流连,莫非地下室不够安全隐蔽,抑或猫窝不够温暖?猫猫们的心思,谁又能猜得出。

冬至夜,一家人回转家门,妙妙跟往常一样盯着尾巴小跑着迎上来。一转眼,女儿看到旁边又有一个小身影窜过来。定睛一看,原来是失踪两天的半半!欣喜之下,女儿不停地喂零食喂猫粮。半半则一直吃一直吃,似乎想把这两天累积下来的食物全给吃了进去。

气温骤降的日子,半半偶尔还会玩一天失踪,妙妙也不会只守在门口,但每天的晚餐还是准时到场的。随着气温的逐渐稳定,两小只又恢复了常态,又成了我们出家门时的黏人精、跟屁虫。毕竟,这里饮食无忧,还住着一群有爱心的呢。

阡陌岁月

春夜梦回

毕雪峰 (文字是少年的风、中年的梦)

春夜,薄雾蒙蒙,听着远方传来的隐隐约约布谷声,半醒半睡间,又梦见了我和小弟度过的童年时光:……

如果那个年代有带摄像头的无人机,那它航拍下的画面一定美丽动人:镜头里目之所及的画面四周,是整片整片翻腾起伏的绿色,那是方圆十里挨挨挤挤的橘园;而在偏下方的绿色中间,有两条绵延不断的白线,中间还分隔着一条若隐若现的黑线,这是一条泥路和一堆围墙,以及夹在中间的一条两里长的水渠;画面的中间有四个并排的长方形格子,那是四幢房子,其中最东面的那幢就是我童年的家——仔细看,那台上还有两个小黑点像蚂蚁一样在移动——那是我和小弟,在这远离尘嚣的“世外桃源”中快乐地成长。

泥路,狭窄到只能行一辆手拉车或者三个人并排行走,但牵连着童年的家和城市的距离,就在这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泥路上,我们从纷繁的城市那头走到静谧的家的那头。我和小弟边走边玩,每天最熟悉的路径总是一成不变:先从小家门走到泥路的尽头,再绕过一个加油站,最后穿过马路到学校。

就在这“风刮漫天尘、雨打半路坑”的泥路上,我们意外收获了很多的乐趣:如果在和煦的春风里走在上面,我和小弟有时会用脚尖数着路旁的野花,像寻宝藏一样半天挪不开几步;有时会一边挥舞着书包,一边唱着谁也听不懂的调子,像羚羊一样欢快地一路小跑;有时我会找根长木棒由一人在前面拉,另一人闭着眼睛在后面跟,像老马识途一样凭着感觉踉跄前行。哦,别担心!因为我们对于泥路的每一寸状况都感受至深,而且每天在这条泥路上走过的次数不会超过五个,几乎没有碰到别人的可能,所以陪伴我们的便是这条泥路和阳光下围着我们的散乱影子。

和泥路平行的是农校的围墙,隔着围墙和泥路之间的是一条水渠,窄窄的,并不深,但常年流淌着清澈无瑕晶莹剔透的水。这可不是分流的河水或湖水,而是远山顺流而下的山泉水,所以不管是骄阳似火的盛夏还是霜雪扑面的隆冬,都不见它停歇,总是那样不急不缓,淡定从容地由东流向西。

水渠最撩拨人的可不是水,而是水中碎石间东躲西藏的鱼虾蟹,或是舞着红黑斑澜腰肢的小水蛇,抑或是呼朋唤友游得欢快的蝌蚪群……这些才是我和小弟的聚焦点。初夏时节是水渠最热闹的时候,因为天气转暖万物复苏,梅雨过后水量充裕,再加上农校围墙里的两口养鱼塘漫溢出的水也都排向了水渠。同时流出的还有许多鱼,有鲫鱼、鲢鱼、鳙鱼、黄刺鱼等,运气好的话甚至还能碰到甲鱼和鳊鱼。这也是我和小弟最快活的时候,挽起裤腿,或者干脆穿个短裤衩,带上自制的网兜和脸盆,便大大咧咧地赤脚跳入渠中。水还比较冷,人站久了会时不时哆嗦一下,但丝毫妨碍不了我们积蓄了一冬的热情,因为在我们心里只有水中扑腾乱窜的鱼最值得关注,其他的一切一切都不重要。“哈哈,抓到了,小弟快来!”“啊呀,跑了一条!”“哥,我这里都快装不下了!”稚气的喊叫声包含着无比的兴奋、快乐和满足,能传出好远好远。

泥路的另一边是橘园,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橘树。这些橘树应该都有好些年岁了,主干如大碗口般粗细,繁复紧密的枝叶呈墨绿色,在阳光下闪着油光,像遮阳棚一般在大地和天空之间搭建了一道屏障。橘树和橘树之间其实是橘墩和橘墩之间的起伏错落,而春夏时橘墩之间的泥地上全长着绿茵茵的草,有伸筋草、三叶草、车前草、狗尾巴草……甚至还有整片开着小黄花的酢浆草。我和小弟总喜欢从这个橘墩跑到那个橘墩,或双腿弹跳,或单腿蹦跳,怎么舒服怎么来,直到鞋子上染遍了草的绿色,沾满了草的芬芳才罢休。而秋冬时泥地上则铺满了厚厚实实的稻秸秆,从这个橘墩到那个橘墩,连绵不断,就像是天然的“席梦思”。起初,我和小弟还拿了本书装模作样地躺上面看,但没翻几页,便“咯咯咯”戏耍起来,打着滚儿,那神情和邀遇的形象仿佛是刚钻出鸡窝的两条顽皮的小狗。

橘园最让人念想的还是刮台风发大水的日子,而且巧合是在暑假,刮了一天风下了一夜雨之后,第二天一起床我们先向窗外打量:呵呵,完全是“水漫金山寺”的场景啊!因为橘园地势低,犹如汪洋泽国,到处漫延着水。尤其是橘树,差不多三分之二淹没在水里,有的甚至只能看见梢头。我和小弟早已蠢蠢欲动了,好不容易等到父母去上班,立马搬出了乡土版的“皮划艇”——在充好气的大号货车内胎里放一只木浴桶,再找两根扁平的长木条当桨,然后光着上身,穿一条短裤便开始了“鲁滨逊漂流”。坐在“艇”上划水的感觉超级有型,就像真切地切地在蔚蓝的海面上探险似的。经过几次配合,我们便能很轻松地坐在橘园里来回地游戏,从这棵橘树的梢头划到另一棵橘树的梢头。其间总有几只蜻蜓和蝴蝶在“艇”边飞舞,青蛙和鱼儿也时不时在“艇”边掠过,而我们则热衷于在每棵经过的橘树上仔细刻划记号,还拉网格似地标记了坐着落着大大小小鸟巢的枝干,这是多么惬意的“旅程”啊!但毕竟是木浴桶,坐久了咯得屁股疼,我颤抖着想站起来,却忘了“艇”的平衡,“艇”最终翻了。我跟小弟四脚朝天地摔进了水里,溅起了一波巨大的水花,但水波还没散去,我们便从水里钻出小脑袋,使劲抹了把脸,再用力甩头上的水珠,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。童年仿佛留在了时光机里,不再会有。但在今晚,在梦中,我又回到了童年,那一切是多么清纯美妙,多么明丽可亲,多么真切动人啊!遂记此以为纪念。

『小美女』与它的孩子们

(资深老少女,简单又迷糊) 蒋慧君

茶言观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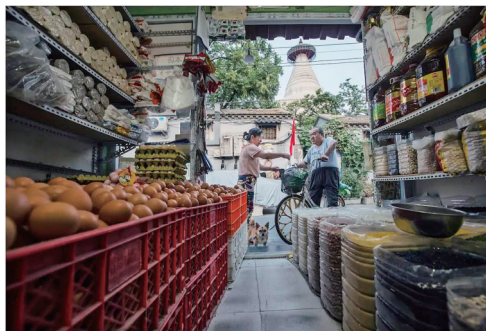
走近白塔寺

应利民 摄

白塔寺,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71号。寺内的白塔,是我国现存较早、较大的元代藏式佛塔。白塔下,住着许多北京市民。白塔见证了他们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。

台州摄影家应利民将镜头对准白塔,以及与白塔息息相关的市民。静止的白塔,与日常活动的人们,在同一场景中呈现,有一种独特的反差感,表达了一种在时间流逝中的珍贵日常。这组作品也入围了第29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。

应利民曾放弃在台州的“铁饭碗”,毅然北漂,如今,他获奖900多次,并创办了影像公司,他的故事,还被央视搬上了荧屏。——编者絮语



人间遐想

写对联已十几年了,回想十几年的写对联过程,感觉蛮有意思。

我对书法有兴趣,还是在小时候。三十多年前,我有个亲戚在上海青少年宫当书法老师,那年春节她回家,母亲带我请她指导毛笔字。叶老师目光炯炯,看过我习作,摸摸我头说:“有天赋。”并推荐我临欧阳询《九成宫》。

“有天赋”这句话激发了我的书法兴趣。课余一有空,我就练字。我记得当时学校里只要有毛笔字比赛,我肯定第一名。小学四年级时,还有一次到区里展出。那时还兴写大字报,从小学到中学,学校里常出来模仿着写,基本上我包了,尽管当时没有现在的学书条件,但书法的基础我已打下。

参加工作后,一忙,动力不足,毛笔不知扔哪儿了。

后来,年纪大了,到政协工作,区政协有个书法家蔡建人。记得那年春节前,他带着几个人到银行写春联,我也跟着去了。看他们写得亦乐乎,手痒痒,壮着胆子也写了一

副,想不到围观的群众“不错,不错”,竟马上把我写的春联拿走了。

实际上,我已多年没写毛笔字了,围观群众这么一说,自己反倒红了脸。从此,也促使我把毛笔字重新捡了回来。

那年年一过,我马上拜蔡建人为师,并与他相约,以后每年跟他一起写对联,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开始头几年,在公开场合写对联,因胆子小,先在家选好集字帖练着,并将红纸对折好,一笔一划地练,写后对照字帖,看看哪个字结构好或大小不够。在公开场合写的过程中,我还偷偷把春联集字帖拿出来模仿着写,只怕写得不好,围观群众会嘲笑。

几年下来,胆子也大了,字也进步了,对联集字帖也用不着了。特别是有年,在路桥商业城,印象特别深。那年碰巧春节前夕,人特别多,群众人山人海,这边春联还没写好,那边已有群众拿红纸叫写了,根本没空考虑写得不好,信手写的春联群众都说“好”,

这给了我很大鼓励,放开胆子,一天写了近百副春联。

要说对联,眼下条件跟以前不一样了,印刷的很多,也精美,但为什么有的群众就是喜欢有墨迹香的春联呢,特别是农村的群众,实际上这图的是新春气象。

农村的群众喜欢长一米八的大对联,因为农村房子高大,他们不在乎毛笔字要写得有多漂亮,认得即可,喜欢肥大饱满的字体,大多喜欢行书、楷书。有的书家写的篆书、草书的就没人要。最喜欢的内容是“生意兴隆通四海,财源茂盛达三江”等。

十几年来,我参加了几百场的对联书写活动。有条件好的场地,也有条件不好的场地,有时候,村里几张桌子一拼,群众一围,就开写。由于有的桌子过于低矮,一天下来,腰几乎断掉。特别是冬天在户外,北风呼呼地刺骨,手冻得通红,中午顾不上吃饭是常事。但我乐此不疲。

每年坚持写对联,促使我平时

坚持练好书法。用蔡老师话讲:“每年总要有所进步嘛!”在练习书法的同时,我平时也背背《唐诗三百首》等,往往练书法时,先临一页帖,然后默写一首诗,给自己一个似乎充足的理由:“既练字,又背诗。”几年下来,加入了省书法家协会,也背了百来首诗词,有时也尝试搞搞诗词创作,这也算写对联的收获吧。

前两年,由于疫情,我没法去现场写。春节到了,村里社区干部电话早就打来了,他们说:“我们很喜欢你写的对联。现场来不了,在家里给我们写吧。”这些话,让我很欣慰。

艺术有“阳春白雪”,也有“下里巴人”,没有高贵低贱之分,只要群众有需求,我们就去做。文化是什么?是一份敬重,重在参与,参与多了,才会生成文化自觉,才谈得上传承发展。比如这写对联,抒情畅怀,群众又开开心心,岂不是最好的参与? 颇喜,当晚自饮三杯。

写对联

(光阴似面,日月如梭) 王林坚